**疫情三部曲（二）————人声鼎沸**

**摘要：人群的声音还有一种，叫“沉默中的同意”。这同意不是投票，是交换：你不说，我也不说；你不看，我也不看；大家都不知道，便等于没发生。久而久之，不说话的人越来越多，说话的人越来越少。**

作者：张致君

编辑：何清风

“人群里并无喉舌，只有被迫的气息；可气息一齐吐出，便比锣鼓更整齐。”

我常想，人群的声音从哪里来？从喉头？从胸腔？都不是。真正的声音，常从禁声处长出来——像石缝里的草，越压越硬，越割越锋利。

那三年里，城在罩子底下，人人学会用“安静”表态。安静久了，嗓子像收了一张欠条，欠条上没有数字，只有一个“随时”。于是人说话之前，先掂量“随时”，说到一半，便打住：小心。但有一种声音不掂量，它从缝里钻出，借谁的口都不重要——重要的是，空气里第一次听见了“人”的回声，而不是告示、通报、喇叭、口号。

起初，声音很小，像针落在棉上。有人在窗口和猫说话，有人在电梯里和镜子说话，有人在核酸队伍里和鞋带说话。说着说着，忽然发现鞋带是聋子，猫是哑巴，镜子只会复述。那晚之后，声音才找到同伴：一张举起来的白纸，响过任何字。

许多人以为人群的声音一定嘈杂，其实不然。那晚，我走在“中路”，人很多，声却不乱。有人低声唱旧歌，不唱到高音；有人念被删掉的句子，不念到句号；有人举起无字的牌子，让风替他读。最吵的其实是路灯和摄像头，它们嗡嗡作响，好像蜂巢被惊动了。蜂巢怕烟，人群怕什么呢？怕的不是警棍，也不是冬夜——怕的是第二天的解释把这一夜解释没了。

解释是一门雄壮的学问，擅长把“看见”改写为“误会”，把“参与”改写为“围观”。它像一辆勤劳的清运车，天不亮就出来，把街上的脚印一并铲走，扫把收尾，水车一浇，天地清白。可是我知道，铲不掉的那一层在鞋底，水冲不掉；更有一层在嗓子眼里，吞不下去。

我在路口看见两个青年，一男一女，像刚下晚自习。他们没有喊，只站在军队的面前。男的手抖，女的眼稳。一个年纪较长的男人路过，皱眉：“别闹。”女孩子点点头：“我们不是闹，我们只是想把声音拿出来晒晒。”男人叹口气，走远。后来我才明白，他不是反对声音，他是怕声音受潮——受潮的声音会发霉，霉里长出麻烦。

不久，果然下雨。雨是公告做的，细、密、勤。它滴在词上，滴在传言上，也滴在真相上。人们把纸收起，放进书里，书又放进抽屉。抽屉一关，里面响了一声很轻的“哑”。从此，许多人改学“点头”，点头不湿，点头也不响。唯有我偶尔把抽屉拉开一指宽，让一条缝透气。缝里有旧夜的气味——冷、醒、干净。

人群的声音不是谁的私产，这点叫管理的人很苦恼。他们爱按片区分配：此片唱赞歌，彼片讲故事；这一段齐步走，那一段齐步站。可声音像水，遇到缝就流，遇到墙就绕，遇到堵死的地方，便往土里渗。渗久了，地皮会湿；地皮一湿，草就要出来。于是有人忙着铺石板，把草根一并压住，再竖一块牌子：此处不宜生长。牌子立得多了，城里绿地反而多起来——全是牌子做的绿。

有一天，广场上出现几叠小小的音符，是谁匆匆写下，没来得及用。它们像迷路的蚂蚁，一会儿排成字，一会儿散成沙。我蹲下看，认出几个旧时的词：发问、讨论、辩驳、批评。它们在风里打颤，像一桌冷掉的饭。我伸手想把它们捧起来，忽然一阵“噤声”的风吹过，音符四散，落在每个人的袖口里。袖口立即严实起来，像给心口加了一道围巾。

人群的声音还有一种，叫“沉默中的同意”。这同意不是投票，是交换：你不说，我也不说；你不看，我也不看；大家都不知道，便等于没发生。久而久之，不说话的人越来越多，说话的人越来越少。少到什么地步呢？少到连“沉默的人”也要找个沉默的人作证，证明他一直沉默。于是出现一种新职业：沉默鉴定师。他站在你旁边，看你三秒钟，便盖章：沉默合格。盖多了章，他的手生起老茧，茧里也有声音——是硬度太高时发出的摩擦。

我问一位朋友：“你那天去了么？”他说：“我在网上围观了。”我又问：“看见什么？”他说：“看见很多人被看见。”

我想了想，这句倒也公道。被看见是人群的第一课，第二课是互相看见，第三课才轮到“听见”。那晚，我们学到第二课；至于第三课，老师尚未到场——或者已经到场，只是不发声。

后来，城恢复“秩序”。秩序是一张整洁的桌布，盖住桌面上潦草的划痕。人群散去，石榴花谢，路灯继续亮。人们相互点头，像从同一部手册里学出来的礼貌：不提问，不追忆，不泼冷水。只是每当夜深，风从街角拐进来，总会碰掉一两句压低了的词，它们滚在路沿边，叮叮当当，像迷你钟。钟不大，却提醒得很准：那晚并非梦。

至于那一夜之后的“人群之声”，有人在档案上给它另取了名字，名字很长，读完要喝水。我懒得背，依旧称之为“声”。声在，不必多说。声若不在，多说也无用。写到这里，我忽然自笑：一篇讲“人群之声”的文字，竟大半时光在讲沉默。可这并不矛盾——真正的声，往往从沉默里出；真正的沉默，也常被声照了一下脸。

我把稿纸翻过来，背页空白。空白上风正好。

我用指腹轻轻一抹，像摸一个孩子的头，摸到了微小的涌动：那不是话，那是气。气在，便有声；声在，便有人。而我不会收笔。